

## 《喜丧》中的变动

“俗有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纸福寿兼备为可喜也。”指年纪80岁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时，福寿双全，家族兴旺，逝者的葬礼可谓之喜丧。电影《喜丧》以冷峻的口吻讲述了一位80岁有六个子女的高龄老人，在一次摔倒之后，家里的三个孩子不经老人同意要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因为养老院没有空床位，因此被迫在各家轮流居住，有儿有女的老人在暮年依旧老无所依，最后无奈自杀的故事。血缘亲情在现实的生存问题上被拉开，暴露在外面的是冰冷的现实。人与人，老中青三代；城市与乡村所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都被放在了影片之中。

影片在主题上，导演张涛从身边的事件入手，捕捉到如今在乡村大量出现的老人自杀的事件，思考各种各样的原因背后社会问题。在开始导演便把环境交代出来，开头的画面中乡村残破不堪，配合着工地上施工的声音，是代表现代化的城市和传统乡村的碰撞。村子里正在办一场丧事，郭林氏走到台前为逝者鞠躬，结束后老人回到家中跪拜菩萨像，求“菩萨保佑孩子们平平安安。”紧接着通过老人去擦拭相框不仅仅交代了老人的家庭，表现了老人对家人的珍视，和对子女的爱。而后出现男人来养老院为老人定床位时与看护的对话，能够看到电影在近距离的展示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的困境金钱等现实问题的冲突。同样，影片结局设置二儿媳倒在地上，不管你是怎样的人，都逃脱不了逐渐老去走向死亡，重走着老人的道路，预示着这种情况的延续，生死的轮回，一场场悲剧

不间断的上演，没有尽头。

在故事的技巧上，影片多次使用对比来制造讽刺效果，通过讽刺传达出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老人摔倒之后得了“笑病”，三女儿说得病无法自理的老人有儿有女却没人来照顾，老人笑；三女儿儿子死亡的消息传回来，处于悲伤情绪之下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老人大笑；笑声透露着凄凉无奈，对儿女有着万般不舍的生的愿望却成为了儿女最大的拖累，笑声取代了语言成为悲凉的讽刺，也揭示着老人最终自杀死亡的结局。最后冰冷的相框内，老人微笑着注视着为自己准备的热火朝天的舞台，台下的观看者也乐在其中的近距离的观看着，十分具有讽刺性，似乎老人的死亡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短暂逃离生活的快乐，在这里能够宣泄着自己，在他们看来这场丧礼是享受，这种快乐大到遗忘了至亲的逝去。这里不是生和死阴阳相隔之远，而是遗忘与铭记之间的远距离，遗忘了老人生前的关爱，遗失了传统观念中的具有温度的亲情，接受着冰冷的现代化侵袭带来的热情。

在视听语言以及表现形式上，电影的整体节奏缓慢，多用长镜头，固定镜头拍摄，增强了真实感，大量音乐配合画面形成的影像上的张力向观众传递着大量的信息。同样也使用大量的道具进行象征。镜子的使用总是在影片中出现，这里的镜子象征着分割的两个空间，在同一画面之内，人物所处不同的空间，代表人物之间的矛盾与问题，同时作为一种被挤压的状态来呈现，似乎有禁锢，受到约束的含义，同样也表现人物内心的状态。因此表现了老人对于生

的希望，陪伴子女和活着给儿女带来的压力之间的矛盾心理，也有自己生活不受控制的禁锢。二是菩萨的重复使用，代表着精神上的信仰，保佑儿女的愿望寄托在了菩萨像之上，而菩萨像的破碎是老人最后希望的破碎，象征着这种信仰的虚无，在现实生活的困境之下，神像的无能与无助。同样影片中有城市和火车站的使用，三儿子年轻时离开家中，到外面闯荡；他的女儿饭桌上谈论朋友在浙江，最后自己也离开家乡；二儿孙媳想要离家去城里打工，小道要去上海找母亲。代表着现代化发达先进的上海浙江的城市和落后的乡村进行对比，从乡村到城市是对现代化的认同，为了抛弃落后，同样在这个进程中，也抛弃了有价值，有温度的传统，城市接纳着乡村的摒弃者，火车站的出现，作为一种桥梁，象征着逃离，代表着外面的世界。同样，老人和儿子，儿子和自己的女儿，以及老人和孙子之间也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儿子打碎老人的神像，是对乡村中老一代人精神信仰的破除，是对现代化的认同；同样女儿在饭桌上与父母的谈话，代表着新一代完全接受现代化思想的青年与长辈的鸿沟。

影片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对整个的社会背景环境也在进行着表达，情孝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被冲淡，金钱对乡村的侵袭等众多问题，表现的不只是老人与子女之间生活的冲突和矛盾，还有时代变化下，每一代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变动。